

名·家·推·荐

新世纪 优秀中篇小说选

下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朱小如 选编

2001—2006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新世纪 优秀中篇小说选 下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朱小如 选编

2001—2006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中国优秀中篇小说选 (下): 2001~2006

朱小如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6

(名家推荐)

ISBN 978-7-5360-5042-6

I. 新... II. 朱...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825 号

策 划: 温文认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蘅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黄珂展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25 1 插页

字 数 39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下册

艾 伟 ◇ 家 园	543
推荐者 洪治纲	543
陈昌平 ◇ 英 雄	588
推荐者 程德培	588
王瑞芸 ◇ 姑 父	623
推荐者 迟子建	623
徐小斌 ◇ 别 人	648
推荐者 荒 林	648
朱山坡 ◇ 我的叔叔于力	736
推荐者 张燕玲	736
北 北 ◇ 晋安河	778
推荐者 刘醒龙	778
迟子建 ◇ 第三地晚餐	821
推荐者 汪 政	821
王 松 ◇ 红 汞	892
推荐者 谢有顺	892
鲁 敏 ◇ 镜中姐妹	938
推荐者 毕飞宇	938
王 手 ◇ 乡下姑娘李美凤	980
推荐者 东 西	980

家 园

艾 伟

推荐者：洪治纲

推荐篇目：艾伟《家园》

推荐评语：

《家园》是一场狂欢的人性盛宴。小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背景，但作者并没有直接去叙述饥饿本身的灾难性场景，而是让人物进入生命的潜在状态——通过幻觉、想象、激情甚至巫术来排遣躯体的苦难，借助心灵的狂欢来抗击绝望的肉体存在。在那个叫光明村的地方，“所有的事物都长出了翅膀”，“它们不是指向天空，而是指向希望”。小说正是在这种丰沛的激情和狂放的语流中，让我们看到那种由权力意志所赋予的希望，就像寡妇身上散发出来的“革命气息”，已成为人们对生命活力的自我求证和对命运的绝望式反抗。

一 在电线杆下产生的幻想

古巴站在村头的电线杆下望天。天空除了几片车辙一样的细云以外什么也没有，就像他此刻饥饿的空荡荡的胃。他感到他的胃一定成了天下最干净的东西。

饥荒已经闹了一段日子了。村子里的人都开始吃树皮草根。

古巴家吃得更早一些，当村子里还零星飘荡着熬粥散发的米香时，古巴早已吃上了树皮。树皮中好像藏着一股子气体，只要吃上一点点，胃就会像一个气球那样膨胀起来，使你走路的样子也变得轻飘飘。但饱胀的胃没有消除饥饿之感，这时，你吃任何东西都没什么感觉，好像你能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可以把天底下的植物都吃完。古巴感到吃了树皮草根之后，他的饥饿感更强烈了，他的胃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吞噬村子里那些巨石。古巴想，为什么人要吃东西才能生存呢？人如果是那些树就好了，树用不着吃东西，它们只要把根部深入到泥土之中，它们就会茁壮成长。它们的根须越深入泥土，它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养分，它们的叶子就会变得像刚漆了绿色油漆那样闪闪发亮。古巴幻想自己是一棵树，正从泥土中吸收养料，他感到他的身体舒展开来，他的头发像嫩芽一样向天空伸展。这个幻想给他无比幸福的感觉，他的双眼流出激动的泪花。

一排电线杆通向光秃秃的山岙。山岙里有一个水库，电线杆就是为这水库铺排的。村子里人原本指望这些电线杆能给他们带来光明，但水库的发电机组没发出一度电来，所以电线杆就没什么用场了。村里人拆除了电线，却让电线杆留着。因为电线杆是这个村子唯一同现代化这个词有点瓜葛的事物，他们觉得电线杆带着一些共产主义气息。电线杆排得非常整齐，立在田野上，像一支等待检阅的军队。古巴喜欢坐在电线杆下，他也像村里人一样喜欢电线杆，因为这些电线杆总把他带往遥远的地方。这些电线杆是水泥做的，它们没有生命，它们虽像树一样伸入泥土，可它们不会长出叶子来。它们充实、有力，永远体会不到饥饿的感觉。

古巴发现，在不远处的电线杆下，聚集着一群孩子。他们对着电线杆在指指点点。古巴眯眼看了看，电线杆上面有一只像黑色的风筝那样的东西，一会儿，他才认出那是一只乌鸦。大地上看来没有什么食物了，这些天，村子里不断有乌鸦不祥地盘旋着，让村子里的人很烦。因为乌鸦的盘旋让他们感到更加饥饿。

乌鸦张一张嘴叫一声，他们的肚子也跟着咕噜噜地叫一声，好像是乌鸦把他们的肚子掏空了一样。古巴想，那只落在电线杆上的乌鸦要么是死了，要么是飞不动了，否则的话，见到这样一群眼里射着饥饿光芒的孩子，它早已惊吓得飞走了。

一个孩子想爬到电线杆上去抓这只乌鸦。但另外几个孩子却拉住了他的腿。他们显然都想得到那只死了的或垂死的乌鸦。一会儿，电线杆下面发生了一场混战。但孩子们实在没有什么力气，没打多久，他们便软弱得像一条条蚯蚓那样蜷缩在地上，甚至连粗气都喘不动，而是像浮出水面的鱼那样张着嘴巴。但他们的眼睛依旧贪婪地盯着电线杆上的乌鸦，好像这会儿他们的眼睛变成了嘴巴，正在吞噬那只黑色的东西。

如果是一棵树，那该有多么好。树一棵一棵立在那里，井水不犯河水，永远不可能为了一点点食物而扭打在一起。它们只需要把根深入泥土就可以了。泥土下面温暖而甜蜜，就像妈妈的乳房。古巴感到泥土下面似乎冒着热气，就像那里妈妈正在做一些白白的粉嫩的面包。古巴的鼻子上顿时充满了香气。这时，古巴真的觉得有一股热气从自己的腿上升了起来。他的目光落在脚上，他吃惊地发现他的脚这会儿正深陷在泥土里。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慌。他努力地泥土中拔出脚来。但他的脚好像真的生了根似的，不能动弹。他好不容易才把脚拔出来。古巴仔细研究了一下自己的脚。那双脚让他感到陌生，好像那脚突然有了自己的生命。古巴感到有点害怕，他有点担心自己的脚会长出根须来，他会变成一棵真正的树。

二 充满了图画和诗歌的村庄

光明村里已没有一棵树。村子里的树早些年都用来造水库了。那时，柯大雷支书发明了一种可以运送泥土的木头车子，于是叫村里人把树砍了做车子。现在整个村子光秃秃的，那些依旧埋在地里的树根在每年春天的时候会长出些嫩芽，但没多久就被

村子里随处可见的猪吃得精光。村子里的房舍高矮不一，有的考究一点，有的则非常简陋。那考究一点的房子像城堡那样耸立着，而那些简陋的房子立在一边，像城堡的卫兵。如果从高处看，村子里的房舍也算是错落有致，乱中有序的。裸露着的光明村看上去白得十分耀眼。这是因为这一带的山上盛产一种白石灰矿，村里人只要拿着桶去山上捡几块，再加上水拌和，就制作成了可以粉刷墙壁的石灰浆。光明村总是十分洁白。

油漆匠柯大雷做了村支书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村子的墙不再洁白，而是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画。油漆匠柯大雷革命成功后被派到城里学习了一段日子，回来后就开始改造光明村。从城里回来，柯大雷变得深沉无比。他的上衣胸袋上插着两支钢笔。村子里的人觉得这是十分不得了的事情，村子里的人从来没见过插两支钢笔的人，认为柯支书学问一定大得不行了，他们看柯支书的眼光就有点异样，就好像柯大雷支书是下凡的文曲星。柯支书到光明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墙上作画。

开始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不知道柯支书攀援在墙上想干什么。村子里的人开始认为柯支书是老毛病复发，又想干油漆活。因为柯支书从城里回来后不太喜欢说话，所以村子里的人也不敢多问。不久，柯支书在墙上画出了第一幅画，是朵无比巨大的向日葵。村子里的人对此不感到奇怪，因为柯大雷支书曾是个油漆匠，以前也喜欢在家具上面画些花草鸟虫。后来村子里的每一面墙上都画上了图画。这些画主要内容是：冒着白烟隆隆作响的机器，建在半山上的水电厂，飞入云端的高楼大厦，还有宇宙飞船、火箭、卫星等等。柯大雷画好这些画后，满头满身都是油彩，他也没有擦洗就背着手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他显然对这些画十分满意。这些图画充满了工业气息，使小村子有了一种梦幻般的光晕，整个小村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

村子里的人走到画满图画的街巷上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都觉得生活就像做梦一样。他们从这些画中嗅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气息。这让他们的心中涌出了无限幸福的感受，他

们觉得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不再平常，甚至有的人走路都有了舞台上的做派。有一个叫亚哥的小伙子，完全变成了一个戏子。亚哥今年还只有十九岁，从小迷戏，虽然不识一个字但却能把整出戏都唱下来。村子里的人认为亚哥喜欢演戏同他母亲有关，因为他母亲解放前是个巫婆，自称能和灵魂对话。亚哥的母亲能同时让十个鬼魂附在她身上，然后她就学着鬼魂生前的样子说话，据说神态动作同鬼魂生前一模一样。村里的人都有点敬畏亚哥母亲，虽然亚哥母亲很久没再跳大神，但村子里的人见着她还是觉得她身上有鬼气。亚哥现在走在村子里，嘴里学着舞台上的鼓点，板着腰，端着架子，呛呛呛地就出来了。他的眼睛顾盼生辉，和平时判若两人。有时候他还像花旦那样走路，跷着兰花指，口中咿呀，柔情似水。村子里的人都觉得亚哥有点女里女气。有的人认为亚哥这个样子是搞封建，告到柯大雷支书那里。但柯支书没理这个事。

村子里的人本来以为柯支书画好图画后不会再攀援在墙上了，但事实是柯支书又开始在墙上干起另外一件事情。柯支书开始在那些图画边写字。字写得非常大，像人那样大，但看上去结构比人复杂多了，那些字像是有两三个人纠缠在一起打架。村子里只有五六个人识字，其余都是文盲。文盲们见到字就成了哑巴，这使那些识字的人很得意，他们高声地朗读起来。没多久，那些文盲也都会念了。那些原本在文盲们看来纠缠在一起的构造复杂的字，现在慢慢拆解开来，就好像这些字原来有一根绳子捆着，绳子解开后村里人发现就这么几撇几横。这样，过了几天，村子里的文盲们终于念出一个完整的句子，那是领袖的语录：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读出这样的句子，村里人都有点震惊，为自己发出的声音震惊。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嗓子突然发出这种文绉绉的声音。其实他们也没去想内容，声音此刻是他们捕获到的唯一的内容。声音尘嚣而上，通向天堂，虽然声音早已消失，但他们感到其余蕴依旧在空气中缠绕。他们又读了几遍，那确实是一种节奏明快的声

音。其实他们平时说话也是这样一种节奏，但他们说话时没有文字，他们说话时文字不会在他们眼前舞蹈，不像现在，他们读着那些字，那些字像是有生命一样跟他们挤眉弄眼。他们为自己的声音迷住了。他们读着墙上的字，突然感到自己和从前不一样了，仿佛有一个新人从他们身上钻了出来，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腰板也比以前挺直了。柯支书写在图画边的字越来越多。后来他们又读到他们看不懂的莫名其妙的字，如：思想制造的钢铁通向温暖的未来。村子里的人不知道这些话表示什么个意思，每个字都认识，但就是不懂。后来还是亚哥告诉他们的。亚哥说，这些是诗歌，这些是柯支书写的诗歌。

村里人对柯大雷会写诗也没有奇怪，他们知道领导干部不但能说会道，而且一般都善于写诗。领袖在柯大雷这样的年纪早已写出了大气磅礴的诗句。虽然柯大雷支书不能和领袖比，但村里人发现柯支书走路的样子和挥手的样子很像领袖。柯大雷挥手像领袖一样软绵绵的，很随意，就好像他面前的群众是一堆鹅毛，他如果用力挥，他们都会飞起来飘到天上去。柯大雷走路的样子无声无息，符合他沉默寡言的个性。并且，自从城里回来后，柯支书不喜欢说话，但天天嘴中念念有词，村里人都听出来了，那是领袖的诗词，还有一些别人的诗词。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能发出好听音节的但听了也不一定明白的话就叫诗词。

等到墙壁上每一幅画的旁边都写上字后，村子里的人都学会断文识字了。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可以说是扫盲工作的巨大成功。

亚哥学得比谁都快。如前所述，亚哥原是个喜欢演戏的文盲，但现在他迷上了柯大雷支书的诗歌。开始的时候，亚哥并没显示出特别的天才，但后来亚哥对村里人说，那些字活了起来，有的向他招手，有的对他唱歌，把他的脑子和身体完全贯通了。他还说，每个字的后面都有一个美妙的舞台，而那些字是台上表演的演员。村里的人都知道亚哥喜欢演戏，他这样比喻是想让人们注意他的这个特长。但后来，村里人渐渐明白亚哥真是个天

才，他无师自通认识每个字，只要柯大雷支书写出一个新字，亚哥都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意思，并且都对。亚哥还对柯大雷支书的诗有非凡的领悟力，有一天，亚哥指着“理想的圣水浇灌大地，到处都是金色的麦穗”这句诗，对村里人说：这句诗歌可以把大家带往天堂。他还说，金色的麦穗不是长在地里，而是长在我们的精神里。

谁都看出来了，亚哥崇拜柯大雷支书。亚哥不但能背出柯大雷写在墙上的领袖语录，而且记住了柯大雷所有的诗句。亚哥觉得柯大雷最伟大的一首诗歌就是光明村。光明村时时刻刻放射着诗歌的光芒，散发着既近在眼前又十分遥远的共产主义气息，散发着机器特有的柴油气息，还散发着高贵的色彩斑斓的精神气息。亚哥认为光明村原本并不存在，它是从柯大雷头脑中生长出来的，它是一棵精神之树。这样想着，亚哥眼前呈现这样一幅图画：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光明村破壳而出，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光明村因为扫盲工作成绩显著而受到上级的表彰。光明村发生的事是旧社会无法想象的成就。光明村因此声名远播，虽然光明村十分偏僻，与外界的联系十分不便，也十分稀少，可还是有不少村庄派干部不远万里来光明村参观学习。

光明村扫盲率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有一个人至今不能识字，他就是古巴，因为古巴是一个哑巴，而且什么也听不见。没有人告诉柯大雷怎样让一个哑巴开口说话。柯大雷曾试图叫亚哥想点办法让古巴识字，但亚哥也不知道怎样让那些美妙的音节传到古巴的脑袋中去。亚哥喊破了嗓子，古巴还是一脸的茫然。对此，柯大雷支书十分遗憾。古巴不识字意味着古巴被排斥在诗歌之外，也就是被排斥在幸福生活之外了。

三 抵抗饥荒的办法

饥荒来临的时候，光明村的人并没有感到惊慌。他们认为油

漆匠柯大雷支书有的是办法。天气非常的炎热，已有一年没下过雨了，秃山里面的水库都已见了底。光明村的人吃的水都要挖很深的井才能找到。村子里很快就没有一点粮食，柯大雷支书去向上级要了几次粮食都没有要到。柯大雷路过别的村子，别的村子也一样在吃树皮草根，吃了树皮草根后，就上床睡觉。他发现那些村子静悄悄的，安静异常，好像在等待死亡。柯大雷支书认为光明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即使死了，也要轰轰烈烈。

柯大雷想，如果一个人呆在一间屋子里就容易产生消极绝望情绪，人如果一绝望就是吃山珍海味都会不舒服。所以，柯大雷决定把村里的人集合到一块集体吃树皮草根，地点在队部广场。为此，柯大雷还在广场的墙上重新画了一些图画。他用十分夸张的笔触画上了肥猪、绵羊、牛犊、鱼、鸡、白鹅、狗等等他能想得出的美味佳肴。这些佳肴看上去鲜嫩、可口，村里人见了，都感到浑身无力。画好这些后，柯大雷就把村子里的人召到广场吃树皮。柯大雷自己不怎么会说话，但他知道亚哥能说会道，所以，吃树皮之前的仪式是亚哥主持的。

亚哥知道柯大雷的意思。甚至柯大雷还没向他交待有关情况，他已猜到意思了。等到村子里的人都到了，亚哥对柯大雷说：“支书，我们开始吧。”柯大雷半闭着眼，点了点头。柯大雷这时嗅到眼前有一些气味在飘来飘去。这些飘来飘去的气味有时候会变成一群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像麻雀那样大的小姑娘。就好像她们也在吵着肚子饿。这种想象让他的腹部感到温暖。就好像下面吵吵闹闹的村民都变成了这些小姑娘。柯支书已有好多天没吃东西了，这段日子他的眼前老是有一些幻觉。

亚哥的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他无限满足地说：“今天，柯支书要给我们改善生活，我们已杀了一头肥猪，现在请大家来领猪肉。”

油漆匠柯大雷听到亚哥这么说有点吃惊。他集合大家来广场对着墙上的画填肚子，主要是让大家的胃打开，把树皮草根当成墙上的美味佳肴。但没想到亚哥把那些树皮草根扎成了猪、狗、

兔子的形状。他这会儿还一本正经地用刀子杀那些东西，口中还模仿着猪的叫声，狗的叫声，绵羊的叫声。叫声还模仿得挺像。亚哥毕竟是一个戏子。柯支书依旧微闭着眼，用耳朵听着亚哥的表演。他娘的，听声音，好像这广场真的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想起丰收的年头，村子里杀猪过年的情景，柯支书的肚子痉挛了几下。他的肚子里已没有任何东西了。柯大雷想，他娘的，这个戏子，还挺有想法的。我没看错他。

听了亚哥的话，村民们的头像破土而出的苗那样向上伸了一米。他们左看右看没有看到猪肉，只看到有一些树根被捆成猪、狗的模样，而亚哥正一本正经地杀它们。一些看上去比较老的脸顿时委顿下来；他们像乌龟那样缩了回去。但还有一些小孩的头依旧努力保持到极限，他们看上去像森林那样矗立在人群中。他们没有看到猪肉。但他们已长久没听到猪叫声了，所以他们一时有点搞不清亚哥发出的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亚哥已杀好了那些东西。现在一只大锅已经烧开了。亚哥像一个巫师一样，很有仪式感地把那些被他称为猪狗的东西放入大锅。他的母亲解放前是一个巫婆，所以这一套他懂。他的动作神秘、有力、充满表演感，好像天上有什么人正在注视着他。他的表演具有摄人魂魄的作用，很多人都感到自己的心中充满一种不想开动脑子、就想沉溺下去的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有点儿像一个男人在女人丰腴的怀里，除了想把自己投入进去，就不再想别的了。他们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亚哥，就好像盯着这个人看，他们的肚子真有什么盼头似的。村民们感到一些香气从远处飘来，缠绕着他们。那是些什么香味啊，他们都好像看到了这些香味的颜色，有点儿艳丽，就好像晚霞布满了天空。他们还觉得这些香味就像一只只温暖的手在抚摸着他们的身体。这时，他们听到亚哥神秘的愉快的声音：你们闻到了吗，多么香的猪肉味啊，我们马上可以吃到猪肉了。听了这话，缠绕着他们的香气果真成了猪肉味。村民们都流下了口水。他们的脸上露出梦幻似的笑容。他们也不去控制自己的口水，所以，他们看上去有点儿像一

群白痴。

一会儿，亚哥说，猪肉烧好了。当他把大锅的盖揭开的时候，很多人真的看到锅里浮着一只肥大饱满的猪。村民们开始上来领吃的。每一个来到亚哥面前的人，都会听到亚哥说：啊，太香了，赶紧吃吧。那些人只知咧着嘴笑，那样子好像恨不得把眼前的东西一口吞下去。他们拿了树皮草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柯大雷依旧坐在那里，他看到村民们吃得这么香都有点儿奇怪。他叫亚哥搞一点给他吃。他吃了一口。那东西实在太苦，让他无法下咽。但他没有让痛苦表露在脸上。油漆匠柯大雷看着村民们脸上甜蜜的表情，感到有点奇怪。他不清楚他们是真的认为自己在吃猪肉呢，还是仅仅出于自我欺骗。当然自我欺骗也不是坏事，肚子空了，总得有东西填下去啊。

孩子们看着大人们脸上的甜美的表情，都感到奇怪。大人们说，孩子，快吃猪肉吧，多香的猪肉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了。孩子们不认为这些树皮草根是猪肉，他们也弄不清亚哥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叫成猪肉，也不明白父母竟然真的认为这是猪肉。大人们态度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看着父母们吃得一脸甜美，孩子们还以为这些树皮草根真的有猪肉的味道。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拿来吃。他们大大地咬了一口。树皮草根就是树皮草根，不会变成猪肉，他们一嚼就嚼出一口的苦水。孩子们忍不住把东西吐了出来。要是平常他们也不会吐出来，不吃这种东西还能吃什么呢。但这次，因为大人们吃得太美，他们没心理准备，所以就吐了出来。父母们见孩子们浪费食物，就骂他们，哎呀，小祖宗，这么好的猪肉都不吃，你们还能吃什么呀。他们就把孩子们吐出来的东西捡起来，放到自己的嘴里，美美地嚼。孩子们感到很奇怪，同样的东西，在他们的嘴巴里是苦的，但大人们却吃得醉生梦死，就好像那真是猪肉。他们又嚼了一口，结果还是苦的。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大人们在撒谎。他们说，什么猪肉呀，分明是树皮草根嘛。父母们就说，你们连猪肉都不想吃，你们的嘴啊，吃刁了啊。父母们叹了口气。

柯支书发现，那个叫古巴的哑巴没和别的孩子一块闹，他一直呆在一块石头上，动都没有动一下，就好像他在那块石头上生了根。他的母亲一度想把他从石块上拉下来，他一脸惊恐地看着地下，就好像那地下是火海，只要他跳下去，他就会变成灰烬似的。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就把食物递到石块上。古巴毫无表情地吃了起来。他什么也听不见，所以他的表情与众不同，既没有那些成人一样的甜蜜，也没有孩子们的失望和痛苦。他的心思显然不在吃上。看着古巴若有所思的样子，柯大雷觉得那个孩子似乎真的变成了一棵树，一些树枝正从他的手上，他的身体里，他的头发上长了出来，他还看到那些时刻在他的眼前飞来飞去的麻雀那样大的小女孩这会儿都叽叽喳喳地栖息到了这棵树上。柯大雷闭上眼睛，非常用力地摇了摇头。他想，我他娘的幻觉越来越严重了。

那些孩子这会儿还在闹。他们在同父母们较真。他们说，明明是树皮草根为什么要叫成猪肉呢。油漆匠柯大雷想，这世上最好骗的就是成人了，成人们除了容易受骗还容易自我欺骗，但孩子们不容易受骗上当。柯大雷觉得亚哥的这一招确实是抵抗饥饿的好办法。他想，既然树皮可以叫成猪，树根可以叫成狗，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重新命名。于是，他把那些从田里采来的充当粮食的东西重新统一了叫法，用山珍海味去命名它们。他把腥草命名为鱼，把野山茶果命名为鹅，把野草莓命名为酒，把蚯蚓命名为兔肉。柯大雷还把这些东西画在墙上，旁边标着新命名的文字。如前所述，村里人除古巴外都识字了，很快他们都记熟了。

后来，光明村的人无师自通地把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命名了一遍。他们把电线杆叫做未来，把水库叫天空，把石头叫成花朵，把泥土叫成树木，把晴天叫成下雨，把刮风叫成跳舞，把饥饿叫成吃饱，把生病叫成健康。他们几乎已经戒了房事，但他们把房事叫成死亡。他们说，我的肠子饱饱的我哪里还能死亡。这话听上去有点怪，但村里人都懂。

四 所有的事物都长出了翅膀

亚哥虽然把村子里的人带入吃肉时代，但他自己却是根本吃不下那些树根。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也会露着幸福的表情吃上几口，但他不多吃。他的肚子已空了四天了。他的肚子里都是水，他走路的时候，只听得里面叮当叮当作响，他感到自己的肚子似乎变成了大海，里面有十级巨浪在翻腾。他的肠子就像海岸线，已被巨浪冲击得没有一点油脂，只留下一层像石头一样老的皮。他常常感到他的胃这会儿具有强大的消化功能，就是吃下一把刀子，胃照样可以把刀子研磨得粉碎。

亚哥不喜欢吃树根，他开始捕捉一些虫子吃。他什么虫子都吃，但他也害怕虫子有毒，所以，他在吃完虫子后会吃一点酒精。酒精是工业酒精，是亚哥的母亲。亚哥母亲屋里常年点着一盏酒精灯，这盏灯是亚哥母亲通向另一个世界（在亚哥的感觉里是个鬼魂世界）的通道。这盏酒精灯是用玻璃做的，外表光滑透亮，在跳荡的火焰的伴奏下，透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亚哥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哪儿来的，总之，亚哥出生时它就在，在亚哥的眼里，它就像这个世界那样古老。亚哥常常觉得，母亲的眼睛和这盏酒精灯极为相似，母亲的眼神里也跳着一些火焰和阴霾，好像这双眼睛总想洞穿些什么。有时候，亚哥想，这盏灯同母亲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这灯灭了，母亲恐怕也就没命了，或者一定瞎了。所以，亚哥每次去偷母亲的酒精时，心里都有点不安。他真的怕自己这样做在谋害母亲的生命。但他吃了虫子后总是很恐惧，不吃一点酒精的话他会把那些虫子都吐掉的。

蚯蚓和蚂蚁是最好的食物。为了捉到一只蚂蚁或一条蚯蚓，亚哥想尽了办法。它们都钻在洞里，亚哥不知怎样才能引诱它们出来。亚哥身上没有什么宝贵东西可以引诱它们上当。后来，亚哥想到了自己的唾液。小的时候，亚哥得过神经官能症，常常习惯性地吐唾沫，这时母亲总是会恶狠狠地骂他，你把你身上最好

的东西，你的精神吐掉了。亚哥想，我就在洞口吐一口唾沫吧，也许蚂蚁和蚯蚓就会出来了。现在闪闪发亮的唾沫就在洞口，亚哥耐心地在烈日下等待。他的肚子在这之前在排山倒海，但在等待时肚子突然安静下来。他好像已经体味到蚂蚁或蚯蚓在肚子里爬动的冰凉的感觉。他如果捉到一只蚂蚁或蚯蚓，他都不会嚼烂，而是活的咽下去，然后躺在阳光下体味它们在身体里爬动的痒痒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母亲温暖的手，给他无限的幸福和安宁。

这年头连蚂蚁都饿疯啦，亚哥把唾液吐到洞口的一刹那，一些蚂蚁就飞了出来。亚哥从来没见过蚂蚁会飞，可现在蚂蚁却真的在飞。亚哥捉住一只，仔细观察，他发现蚂蚁并没有翅膀。没有翅膀却能飞，也许是因为蚂蚁肚子太饿了，饿得身轻如尘的缘故。亚哥想，也许人饿得太久了也会飞起来呢。如果人能像鸟儿一样在天上飞倒是件不错的事。亚哥看到蚂蚁从洞里飞出来的时候，围着他的唾液转了几圈，然后没头没脑扎向唾沫。它们被唾沫粘住了。它们在唾液上贪婪地蠕动。亚哥抓了几只放进嘴里。他让它们爬到咽喉口，然后没嚼一下就咽了下去。让它们在肚子里爬吧，这样我的胃就马上会感到充实。洞里不断有蚂蚁飞出来，亚哥想，他的一口唾沫可以换来一个充实的胃，值得。亚哥发现飞出来的蚂蚁吃了他的唾液后就不会飞了，它们颠着大肚子，开始慢慢向洞里爬。亚哥已吃了不少蚂蚁，他不想把它们都吃完，所以让那些小东西钻进了洞。

这天晚上，亚哥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蚂蚁正在吞噬他的肉体，慢慢的，他就被它们蛀空了。一会儿，他看到他的骨头上都是蚂蚁，他成了一具骷髅。他大惊，醒了过来。他感到身体里确实有点异样，他很担心，他吃的那些蚂蚁和蚯蚓还活着。这会儿，他想喝很多酒精。想喝酒精的念头就像那些虫子吞噬他的身体那样让他难受。他感到心痒难熬。他恨不得冲到母亲的房间里去，把那盏酒精灯中的酒精全喝了。

他趴在门缝里面往里面看。他希望母亲已经睡熟了。那盏灯